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常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賸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帶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

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  
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  
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  
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  
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  
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  
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  
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  
珠綴祥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檐石湖云曉發魚門棗。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  
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王  
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  
挿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  
遺出爲漂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著服。已而柱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于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言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騏貴齊揚朱貴己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  
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而已何  
傷往債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  
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  
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  
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  
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  
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  
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  
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  
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  
之惻然

### 草駒驚蟻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  
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

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旣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前爲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

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此得上饒所刊瀟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勢

鳥飛者弱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卒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幾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

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文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

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山新斲爛脩。印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  
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宸秘書監馮  
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襪被於武德殿前復試  
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貼範以下重落其六人  
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

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  
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隨  
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  
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  
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  
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  
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闈人  
也九世孫洸爲吉州永曲三宰判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  
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  
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次貢國祚之宗宗上平  
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  
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  
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  
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

亦後來所無

臨海蠃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蠃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蛸乃蠃之巨者兩  
螯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  
棹子狀如蝤蛸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  
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為蠃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  
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蠃而色黃其一螯偏

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蠃螯微毛足無毛以鹽  
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蠃小者螻云小蠃也螻  
音澤螻音勞吳人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  
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  
曰竭朴大於彭蠃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  
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蠃壤沙為  
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日望潮殼白  
色居則皆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蠃居常東西顧睨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雅入穴乃止九  
曰石礪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鷲卵十曰  
蜂注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  
蘆虎似彭蟬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蟬大於蝟  
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  
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  
蟬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  
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  
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聞廣所識蟬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蟬  
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  
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  
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  
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  
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  
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  
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  
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  
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  
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  
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  
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  
奏可印公心而梳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  
三衛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  
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揔而言  
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  
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情皆云聖意  
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  
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  
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  
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  
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  
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  
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  
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  
載於本傳此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  
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  
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鈿子子謂唐昭  
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  
承欲罷不能也

###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  
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  
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  
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  
非政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  
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  
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  
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  
之善郡不賞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  
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宵憲典遷之尋陽復  
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  
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滌滌嗣立之事  
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授書之以  
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  
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鶚冠子云五家爲伍十  
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  
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  
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西  
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家下忽生一木隨我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  
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  
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正  
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  
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  
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  
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  
徘徊仰止而莫知其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  
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  
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  
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  
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  
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  
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  
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頴叔云玉像石龜  
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



興茂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滋苔蘇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哲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淡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予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據其受字云脩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捩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尉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第優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綠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却扇受暑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鞿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盖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爲人  
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  
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亟其義皆然盖由與猶通用也

###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子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衛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埋獨無儕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高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鷺不自知其爲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驗焉余人呼鷺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鷺鴈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至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我鷺猶鴈也遂鑄金爲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宇文江亦以此擅各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

墨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埋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幸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面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惻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燭焚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隴雲。錄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塵。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如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早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宗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  
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  
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  
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  
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  
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  
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諍對曰臣非爲人辯  
諍乃爲陛下辯諍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  
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  
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  
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  
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本  
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

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  
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  
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  
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  
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  
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爲侍從恨不獲附見  
之故表出於是

### 繁過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

以饗元侯也常昭注曰繁過渠肆夏之三也禮  
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  
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  
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遇也繁  
過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過止也言福  
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蔭  
蔭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謂此說亦近於數金

###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  
云昔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罔小兒問  
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  
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  
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文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文軍也  
替戾罔出也僕谷劉曜朝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  
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  
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  
者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  
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  
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  
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  
拜左僕射乃再<sup>上</sup>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  
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  
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官貴已極  
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  
一旦歛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  
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太  
過若依今宜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  
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  
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  
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  
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  
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驥驥而策  
駑駘也切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  
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  
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  
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  
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條其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  
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  
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  
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蕚左正言朱  
光庭右正言王觀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  
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

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  
此命可謂鄭重費力蓋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  
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  
考之官冢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  
官對象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道省  
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  
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

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  
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爲<sup>上</sup>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  
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末至於  
居官諂詐會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  
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  
曆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募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sup>本</sup>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它  
盜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sup>本</sup>焉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其獄必博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此者又  
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  
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  
然思過半矣

###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  
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  
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  
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

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  
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  
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  
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  
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官雖主簿  
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  
七千祗可祿一書吏小按耳豈非風俗日趨於  
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  
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

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

容齋四筆卷第八 十七則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  
乘花文五乘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  
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頓傳  
頓爲襄陽節度襄有髹器天下以爲法至頓驕  
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爲襄樣節度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  
啞真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



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  
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  
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  
極矣

狄監盧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

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  
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  
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  
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  
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  
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  
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  
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兼基河南尹盧

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正本字犯廟諱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

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 承天塔記

黃魚直初謫戎涪旣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燾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畧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

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  
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  
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  
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  
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  
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  
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  
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  
至於遠斥以死寃哉

###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  
曰曲犯角其語曰王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  
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魚直題牧護歌後云  
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隸  
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  
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  
瓢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瓢四海五湖曾去中  
有數十句皆叙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

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魚直以元祐三年爲

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佞也此帖載於別集

###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鱗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

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蟻被山蓋承而用之陳正  
敏遜齋間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  
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臨透白正采其說郡  
人黃處推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  
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  
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  
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庫  
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遜齋之說遂  
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  
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它  
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  
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  
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爲關雲長封  
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  
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  
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

杭州西湖有閔廟顯湖  
有照應甚著文數書  
扁廟中後有玉印其形  
四方多鈕上下兩面圓穴  
相通玉質乾青色黑處  
紋甚古澤一面刻漢壽  
亭侯印一面寫閔某之  
印方約二寸印文兩面俱  
陰文方篆

樹下<sup>土</sup>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  
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  
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  
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  
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間嘉興王仲言亦有其  
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  
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  
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施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予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藁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聖惠方治腰痛者鹿  
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夷堅已志書其事予每  
與醫書輒云癰疽之發蘊熱之極也烏有翻使  
熱藥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脉陷則害漏陷者  
冷也若氣血溫煖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  
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脉爲痿留連肉腠注  
云陷脉謂寒氣陷缺其脉也積寒留舍經血稽

疑久瘕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瘍瘻肉腠相連  
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瘍  
瘻云

###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  
其本不相類宋香之後無宋香所存者孫枝爾  
陳紫之後無陳紫過墻則爲小陳紫矣筆談謂  
焦核荔子土人能爲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燻  
令佳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

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變態百出不可以理  
求或似龍牙或類鳳爪釵頭紅之可觀綠珠子  
之旁綴是豈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  
數千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蔡忠惠公紹以  
常歲所產止此公爲目之曰方宗紅著之於譜  
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逮至成熟所存  
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語讖此段已載遯齋閒覽  
中郡士黃處權復志其詳如此

雖久陸不勝

去官中二字便不成語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  
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  
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手於是召還廬陵  
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鸚鵡折翼一事而  
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梁公傳有之以爲李  
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點不取藝  
文志有李敏系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竊  
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爲簡要新史  
太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

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  
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  
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  
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爲狄  
爲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爲可惜

###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棘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  
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華无盖用此術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晉楚邲  
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轅左追蓐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  
豫之固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  
刺客姦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豈所謂  
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  
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  
為有理

### 公羊用疊語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幾四百  
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  
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  
軍有七日之糧爾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 文書誤一字

以容齋之慎猶有此失後生安可不  
加檢乎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  
至秦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  
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草示

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  
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  
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  
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  
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  
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  
言誤書言爲立已寫進讀正本經筵吏袁顯忠  
曰恐是言字予愧謝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  
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  
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  
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  
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左氏爲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  
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  
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  
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

于元狩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  
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  
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  
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  
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  
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  
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  
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刪於秦項之列故探纂

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  
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第昭續成之是  
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  
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  
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  
皆有書宋范曄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  
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  
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

志用司馬彪續  
漢書則昭但補  
海爾

秦典畧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  
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  
虞薄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  
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  
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  
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  
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奭王智深顧野王魏澹  
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比白不傳今之存者沈約

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  
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  
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  
景暉南燕錄高闡燕志劉昉涼書裴景仁秦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  
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  
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  
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脩爲  
書劉昫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國朝慶曆中  
憲按蕭方等  
乃梁元帝子撰  
三十國春秋見  
於梁書及南史  
傳不與于誤者  
去等字又敬  
何以而臨此轍  
卯

後詔刊脩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王紀表  
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梁唐晉漢周謂之  
五代國初監脩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  
陽芟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九十  
七代本未如此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譜

賢者以單詞片言爲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  
予得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次良  
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請籍分置廣

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  
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  
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  
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爲志  
非獨於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  
底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問微肆  
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  
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卞赴曲江  
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

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  
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  
君有同年之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旣見密語  
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  
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旣往今適守  
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  
將修怨即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  
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  
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

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頴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擴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

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  
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  
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  
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  
官制以後旣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  
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  
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  
二云文潞公旣爲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  
潞公快快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

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爲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  
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  
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  
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  
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  
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  
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



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臚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

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比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褒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筋骸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

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禁聖  
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  
句亦自的切全用後兩句尤佳非賦詩而後用之便上句不相屬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椽膠牙  
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  
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歲時記  
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  
可曉柯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申老父嫗

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  
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  
當婪尾蓋以藍爲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  
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  
多作琳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  
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  
慰之以琳爲貪婪之意或謂琳爲燂如鐵入火  
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  
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

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  
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  
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  
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  
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起轉三資除刑部尚書  
今纔踰歲又起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起  
博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

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  
下所謂左丞起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  
刑也下云又起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  
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起轉其五云

###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  
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  
爲柝竹爲玉芻箋爲翹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  
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輶而

瓚說

隃領服虔曰輜者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輜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也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輜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蟲之害

顏臨沂人之推當  
事元帝未可竟  
目為西北人而今北  
人方言正作樓廟  
音或此音出於  
流俗久而南北  
皆語耳

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為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述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磨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予謂項音輜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輿之間談曰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此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之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語出顏氏家訓歸心篇及系河北顏氏自叙所經歷也

###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

古者千八百國至秦併天下為一此開闢以來一大變局也斯時是相當有非常經緯以為創業垂統廢義獲安非如漢分王子弟不足以為鎮服反側非如唐府兵更番不足以建威銷萌非如宋置轉運監州不足以寬納漕輸如晉使指兼漢唐宋之法行之而為開闢以來治天下

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比白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其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

一大要則則久長可卜矣  
乃使楚詩書以愚黔首  
銷兵器以防盜夫不知輟  
乘揭竿而起而比天下此  
相斯不學多術之所致  
也

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  
不過十餘歲爲此者必再也後冉爲范雎所間  
而廢逐司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  
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冉之功也蓋公  
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  
與詐楚同賴蘭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功  
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  
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  
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  
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  
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抗倖  
時有妾適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  
幾罹黨禍豈復春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  
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予進呂陶元鈞皆

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  
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  
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  
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  
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  
譜尤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  
洪昌洪泉皆爲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

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  
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  
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洪氏云有弘  
憲者元和四年嘗跋朝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  
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者之疵病班孟堅尚  
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厚生書書皆逾千言



然如三公者世  
必有矣

言居其位非  
謂其人即伊  
周也

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  
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  
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  
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  
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  
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  
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  
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盞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  
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膝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急白公厲劔子西晒  
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  
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獯雖有賢  
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  
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與國宰詒書云激水有驅  
策乞疏下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  
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

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  
承之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頗靡倉庫匱乏未知  
所以善後必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  
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  
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哺道院誠爲至幸周  
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  
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  
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着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

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爲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訟。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獨不置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

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  
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  
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  
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  
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  
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晉夫從  
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  
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  
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  
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  
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  
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挿架三萬  
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  
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  
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旣多且記性警敏故籤

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  
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  
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  
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  
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  
知爲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  
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

此等雜無因得夫發致書  
據管時如對函函展後人  
使一覽瞭然亦所謂天此是  
致因致其人亦執事教自  
已合該如是

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  
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  
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  
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憩息地  
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  
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  
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

寔以此名室  
畢竟不雅

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于夫侍尚  
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筆卷之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  
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  
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  
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  
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繪京分持其一出入  
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爲敦煌太

終軍景德即  
此傳也

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  
廣平趙禮詣維治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  
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  
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  
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  
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  
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  
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  
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猶斬不多脫後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脩耳後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

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莫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宗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乃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容爭詰閣下本誤矣



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  
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  
不何安曰外入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命  
麻波所判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  
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  
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難題六紙蓋指翼前  
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夢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

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衷情不察以濤  
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衷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  
有之云傳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奇伯匪濤  
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  
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  
雖大德未可倉卒胤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

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既見然  
所啓三人後亦無間既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  
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  
卷本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  
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四庶官書

所帖注云風筆惻然語殊不成文蓋謝發帖之執筆惻感今五執字口清帖云風雨所勸云云今云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帖之後卷右軍字共九其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  
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爲將作少監亦  
投賀狀王降冊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

判官並通勝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  
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  
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  
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  
如此

### 責降考試官

夫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  
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麻温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

卽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  
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  
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  
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覆考開封  
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  
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  
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爽洪州楊侃江州丁  
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  
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前漢未有謂五侍從耳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  
近清溪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  
遊金陵臯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  
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手玉泉之山曠古未覩  
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  
高僧大隱知仙人掌發手中字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

歲初生如小兒奉

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  
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歲奉也

### 閩俗詭秘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  
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  
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  
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  
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鑊  
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蘆束體布裹弗

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擦肩背使皮膚  
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鈞  
藏於鰓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  
凡此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  
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  
魯子為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  
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  
也

果傷致斃其色骨必青驗之不見檢則家夫更當問之知而錄  
也

###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  
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  
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  
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  
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  
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爲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爲太  
中大夫舊爲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旣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  
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  
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内諸州有功刺史  
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  
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書許行墨  
勅獎勵功勲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文標  
奇絕卓揖英風靈跡屢彰神迹不昧失寵贈之  
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  
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

二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抑邑太以  
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  
剛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此條非也以下似有脫文

###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遷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  
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  
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進後遠皆無  
定制光庭始奏相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遷而

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  
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  
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  
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  
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  
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  
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  
躡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  
肅宗神龜二年官員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

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  
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  
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  
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  
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男  
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  
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琰上書  
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

義均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  
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  
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  
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  
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  
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高澄亮年勞之格又似唯連化  
之士使歸心霸府也

###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

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策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之年

徵羽何以不得居首  
似未確



此說自提從龍化之說  
似通

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  
化真土乙庚之歲戌爲頭謂戌寅月建也戌屬  
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  
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順行流  
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戌祭但向甲寅  
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戌祭化真火此二說皆得  
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  
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嘗寧右  
臣休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  
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  
要吾人宜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  
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  
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  
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  
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此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娶

官齋書此以蓋以  
諷韓穰北伐

女嫁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官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二，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授。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反常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良。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

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郡守吳堦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卽周師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惲。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奉。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

之二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  
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  
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  
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  
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  
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  
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苕公紀年通譜書爲乾  
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  
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  
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  
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  
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稱無寶繼又進  
勅令王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  
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  
冊實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當當得  
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充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王  
牒實錄院及禮儀使當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減爲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崇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秩在法寧執  
轉官與除并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  
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  
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  
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  
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  
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  
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  
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

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一賞矣有司不諳練  
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間京公殊不自安然  
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  
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  
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年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逐  
粥天下祠廟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  
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關伯微子兩廟一歲所

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  
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王太  
火徽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  
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  
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  
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  
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  
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

遠矣小人措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  
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  
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  
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  
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  
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盡其  
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

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鈞加。銅  
螭逐銀貌。厭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  
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水扼紅牙。君王顧之笑。  
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閨域。又有  
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  
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  
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

漢月圓。一生理沒恨。長八四條絃。令人讀之。縹  
縹然感慨無已也。

###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  
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  
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  
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  
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



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遷  
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  
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敗之已甚後之  
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  
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  
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予案李  
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率驍勇常何等二  
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  
史亦采於劉仁執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  
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

元經自是爲書不可保此以議之如將軍謝  
石謝元謝瑛相伊乃許堅戰於肥水爲京  
官垂所敗少通文義者不爲是也

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執行年河洛  
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  
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  
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  
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  
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何冀樊  
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  
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  
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諸將皆賊目不知書  
亦不見詩起敬深甚

###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鉤  
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  
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  
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  
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  
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  
等今百官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  
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也而  
兩人以大爲名彥爲字一以彥爲名大爲字宰  
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  
者徃徃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  
舍人彥將行證表爲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  
以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  
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  
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

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  
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  
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  
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攻之高  
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  
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爲昭文  
弘農縣改爲慎農徐弘敏改爲有功高弘機但  
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

碑敘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  
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  
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  
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  
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  
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  
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

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  
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  
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宮記之類又有子孫追  
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誦魏公  
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  
故匪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鍾子  
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  
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靈關錄之  
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

世云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詎小事河南志邠志  
平糶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  
之功傷於煩碎兩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諸怪  
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各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  
總凡一年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  
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克  
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宰相諫錄李絳議  
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  
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  
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  
婢等事用林思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  
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  
畢師鐸呂用之專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  
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曲豆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二石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曲豆故梁從也

疑是劉子駿  
所作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  
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  
釋太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  
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  
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  
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  
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  
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  
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  
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  
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  
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  
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  
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  
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二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季善漚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各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晉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

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日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

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  
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  
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  
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  
冠。軻嘯耳孫創其制。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  
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  
也嘗見其親筆。  
詩少生動疑爲葛所自作

###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  
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祭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  
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啓者立春立夏開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  
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  
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先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



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顯以指冬  
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  
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  
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擴實起居注隨即  
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拔書  
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

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  
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  
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  
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  
十三人授衛佐拔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  
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  
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  
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  
腕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

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爲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爲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

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河王友充翰林待詔河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天位剛明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

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御史  
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  
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  
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  
告事人名事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  
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

任二十五月轉準具負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  
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負加至十八月今請減  
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  
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  
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  
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  
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  
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迥別矣

唐世百官點涉進退皆在宰相不獨御史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